

七九届 高中生

宋坚雷 著

文匯出版社

七九届 高中生

宋坚雷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九届高中生 / 宋坚雷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496-1709-8

I. ①七…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6990 号

七九届高中生

作 者 / 宋坚雷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特约编辑 / 意 如

封面装帧 / 陆震伟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1000 1/16

字 数 / 420 千字

印 张 / 31

ISBN 978-7-5496-1709-8

定 价 / 48.00 元

目 录

引 子.....	1
----------	---

上 部

第一章 西藏路上的顽童.....	5
第二章 情窦初开.....	20
第三章 高中时代.....	35
第四章 锁不住的青春.....	53
第五章 高考之后.....	73
第六章 散亦难.....	86
第七章 校园伴侣.....	96
第八章 弄湿的翅膀.....	106
第九章 游杭州.....	129
第十章 婚礼.....	143
第十一章 毕业论文.....	159
第十二章 留校.....	170
第十三章 分道扬镳.....	188
第十四章 “打桩”生涯.....	198
第十五章 《简述西方经济学》.....	211
第十六章 难言之爱.....	223

第十七章 接手好运酒家.....	241
------------------	-----

下 部

第十八章 留学日本.....	267
第十九章 获得博士学位.....	294
第二十章 回国.....	315
第二十一章 一九九二年.....	328
第二十二章 “天使”之谜.....	344
第二十三章 与过去重逢.....	361
第二十四章 好运国际大厦落成.....	381
第二十五章 又闻卢蓉.....	396
第二十六章 期待离婚.....	410
第二十七章 被聘副校长.....	418
第二十八章 温暖的记忆.....	432
第二十九章 天价的艳遇.....	455
第三十章 世事难料.....	472
尾声.....	486

引 子

上海的每一条马路、每一片街区都有特色，都有自己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而这一段段、一片片的历史又汇入了上海的历史文化。

市中心人民广场东侧的西藏路，是贯通上海南北的大马路。沿西藏路向北穿过南京路和市百一店，就是西藏路桥，又叫泥城桥，从桥向北至铁路不到一公里，这一段叫做西藏北路。在历史上，西藏北路具有将其西侧中国地界和东侧公共租界分割的作用，两侧形成不同的建筑、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居民。以西藏北路为中心线，也分割了截然不同的风景。从高处向东望去，在下午的阳光下，犹如站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高处俯视全城，错落有致的红色屋顶连成一片，一直向东延伸，直至四川路鳞次栉比的大楼挡住视线。向东偏南，直至著名的邮电大楼、河滨大楼和外滩海关钟楼，那些屋顶下面是比较规整的马路和弄堂，有甘肃路、热河路等，是建于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石库门住宅。传说其中大片的住宅，属于旧时上海大亨虞洽卿的房产，虽位于闸北，算不上是上只角，很少有达官贵人、皇亲国戚、政府大员、暴发大户、电影明星居住，但居住的至少也是那些衣食无忧、生活基本安定之人，如公司银行职员、小店业主、帮洋买办做生意的、教师等普通人，也夹杂着类似包打听、收入来历不明的地痞流氓、吸食白粉的、交际花和舞女等。

西藏北路的西侧，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战争时，原有的民居被战火烧了数月，变成一片废墟，在往后的日子里，来自江苏浙江两省的穷人和拾荒者不断在废墟上搭建棚屋，而后又各自建起了具有江浙风格的

青砖白墙黑瓦的民宅，形成了现代的晋元路、国庆路和大统路的格局。从高处向西望去，在清晨的薄雾中，宛如江南小镇屋顶的风景，黑色的屋顶绵延不断，几棵大树零星点缀其中，凌而不乱，显示出江南水乡特征，那些屋顶下面是犹如迷宫一般的狭窄不一、蜿蜒曲折的弄堂和街道，使人有身处江南小镇的感觉。居住在这里的人，多数是社会底层的穷人，如贩卖蔬菜干货者、做苦力的装卸工、做衣服的小裁缝、破产的小业主、输光了钱的赌徒、黄包车夫或刚到上海寻找生机的农民等。

这样的格局在一九六二年被打破，政府出资拓宽了西藏北路，两上两下的快车道，两侧建造新楼房，马路也成了南北主干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种植了杨柳树作为行道树，宽敞的人行道和新楼房之间又有类似花坛的绿化，每一排楼房的后面，还有不大的相对封闭独立的院子，乳白色的外墙，整齐的阳台，一排排三至五层，或五至七层的新楼房把两侧旧街道旧民宅掩盖了起来，使整条马路变得更加漂亮气派。春天的时候，在碧绿多姿的杨柳树映衬下，似乎有一种站在一幅巨大的祖国欣欣向荣宣传画面前的感觉。自从拓宽马路之后，西藏北路也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每到放烟火的节日晚上，两边楼房的轮廓线上彩灯齐放，绚烂无比，四车道的马路全面禁止机动车通行，马路变成的广场，坐满了四周涌来观看烟花的人群，也成了小孩游玩的天堂；每到有重大游行或者欢迎重要外国来宾时，两边楼房的阳台上窗户前都是手持彩旗鲜花的人群，成了欢乐的海洋，蔚为壮观。由于此后几十年里，政府几乎没有在附近建造过新楼，至九十年代这些楼房还被周围的人叫做新公房，新楼房里居住的多数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南下干部、国有企业领导、劳动模范和技术员、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等。

生活在这红屋顶、黑屋顶下和新楼房里的人群，是具有三种明显特征的人群。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他们的特征开始越来越模糊，分别带着各自不同的出生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逐渐融入了上海文化。这样的融入肯定要经过各种各样不平凡的经历，又有着各自的酸甜苦辣。

上部



第一章 西藏路上的顽童

一九六九年隆冬的一天晚上，特别寒冷。沈嘉毅的母亲从南京路沿着市百一店拐入西藏路。市百一店的橱窗，已是满目大字报、政治漫画和海报。在这一特殊时期，贴大字报是政治上的要求，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也是公众获得政治信息的重要来源。这里是城市的中心，只要有新的政治动向，就会贴出大量的最新内容的大字报、大标语，还有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在昏黄的灯光和树影下，叫人难以辨认，尤其漫画中那些夸张的人像显得异常诡异和恐怖。夜已近子夜，马路上人影稀少，从苏州河上吹来的寒风，冰冷刺骨，河水漆黑发亮，这种漆黑似乎随着凛冽寒风，在不断地扩大，似乎要吞噬周围的一切，使人不寒而栗，赶快躲避。她双手裹紧大衣，快步穿过几乎没有行人的西藏路桥，向回家的方向疾步快走，耳边不时回响着市革委会专案组人员冷冰冰的话语：“昨天清晨，你丈夫畏罪自杀。为了你的家庭，你要端正态度，和他划清界线。”她提出要求看一下丈夫的尸体，专案组的人似乎很为她着想，淡淡地回答道，“他从××大楼八楼窗户跳下的，尸体很难看，还是不看为好。从和他划清界线来讲，也最好不要看，我们会把你的表现记录在案的。这也是你的政治表现之一。”她在这场运动中，已看到太多的人间悲剧和死人事件，深知对这些死者的家属来讲，划清界线有着至关重要性。丈夫自从两年前被隔离审查，家里似乎就从来没有过这个丈夫、儿子和父亲，不仅婆婆，儿子嘉毅和他两个姐姐佳曦、佳敏也不再提起他，只是默默地过着日子，日复一日。孩子能够做到这一

点,她感到很欣慰,也为他们过早懂得人世间的残酷而心疼。她为了维护这个家庭,为了所谓的划清界线,忍着巨大悲伤不再要求见自己丈夫的最后一面。但心中的委屈,对丈夫的思念,使她无法平静,想流泪,想大哭,想随丈夫而去,可她知道现实要求自己既要保护好家庭,又要划清所谓的界线。她不能流泪,不能哭,不能对已故丈夫有任何形式的祭奠,甚至不能在家里摆放丈夫的遗像,还要在其母亲、其儿女面前不能流露出半点的悲伤。这对她来讲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不公平。

她到家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家人都已睡着了。她不想用这一不幸的消息去弄醒他们,只想自己尽快上床好好哭一场,好好流一场眼泪,冲洗掉心灵的脆弱和苦痛,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再去面对家里的亲人和所谓的划清界线。她进了家门,摸黑直奔自己的房间,上了床,没有开灯,也没有发出任何响声。

这一夜,注定是她的无眠之夜,第二天早晨她很早出门,避免和家人见面,脑子里一直在想如何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他们。傍晚,她和往常一样按时回家。这时婆婆已在厨房间将晚饭准备好了,她极力表现出和往常一样,吃饭时谁也没有说话,似乎大家知道有什么不幸的消息即将来临。自从丈夫被隔离审查后,家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她总是嫌孩子们吵,嫌他们穿拖鞋走路声音响,而现在家里总是静得出奇,似乎孩子们知道弄出声响可能会使家里遭受灾难。吃完饭后,照例婆婆抹桌子洗碗,尔后,她默默来到婆婆和嘉毅的房间,轻轻地拉上了窗帘,叫上家里所有的人,要两个女儿坐在奶奶的床沿上,自己将儿子嘉毅搂在怀里,坐在她们对面嘉毅的床沿上,这时,婆婆已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她看了一下大家,说道:“专案组的人找过我了,他们告诉我两天前你们的爸爸跳楼自杀了,是畏罪自杀,专案组要我们和他划清界线。”她的口气异常平静,似乎在讲的事情和自己无关和这个家庭无关。这样的口气和表情感染了大家,每个人只是默默地坐着,一点声响也没有,似乎家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家庭是不可以有眼泪的,是不允许哭出响声的。她尽量保持着和刚才一样的平静,用眼扫了一下大家,

轻轻说了一声：“大家知道了，就可以了。天气冷，早点睡觉吧。”两个女儿慢慢地起身，低着头回了自己房间，婆婆也默默地回到厨房间里，没有开灯，摸黑坐在小板凳上，一动也不动。整个家里还是一点声响也没有。她起身轻轻地摸了一下嘉毅的头，重复一遍：“天气冷，早点睡觉吧。”便离开了他们的房间。

嘉毅慢慢地转身趴在床上，把头埋进了冰冷的被子里。他还听不懂什么是畏罪自杀，什么是划清界线，但能感受到如此沉重的气氛，知道在这样的气氛里妈妈告诉自己的事情，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并隐隐约约感到爸爸可能不是一个好人，或者做了不好的事情。他暗暗下了决心，爸爸的自杀不能告诉任何人，爸爸的事情也永远不能对任何人讲。尽管这样下了决心，但爸爸生前对自己亲热和关爱的情景还是不断涌现在眼前，赶也赶不走，又想到爸爸是跳楼而死的，肯定会很疼很疼。想到这里他想哭，把两手紧紧压住被子压住自己头，直至发疼，努力地想，不要再去想爸爸了，听妈妈的话，快点睡着，快点睡着吧。

自从爸爸隔离审查以来，沈嘉毅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里再也没有人提起爸爸或者和爸爸有关的事了，爸爸单位里来人把妈妈房间里的书桌、沙发椅子和好多书还有电话都拿走了，佣人阿姨也回家了。妈妈把奶奶从乡下接来了，又把凡是有爸爸的相片全部收了起来，吃的东西开始变得简单了，以前他爱吃的小点心也少了许多，过节时妈妈也不给他买新衣服了，将姐姐的旧衣服改一改让他穿。两个姐姐待在家里的时间也多了，他不用去幼儿园了，和周围小朋友一起玩的机会少了，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太愿意和他们玩了。虽然他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也不敢问，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的变化。

沈嘉毅的家就在西藏北路东侧的新楼房底楼，进门是长长的过道，右边并排的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大大的落地钢窗和天井，左边是厨房、浴室和厕所，过道尽头是堆放杂物的储藏室。除了过道、厨房是水泥铺地，所有的房间都是深红发亮的打蜡地板，使房间显得明亮干净。这样的住房条件，是令人羡慕的，也显示了家里男主人的社

会地位。

不上幼儿园了，为了打发时间，沈嘉毅独自一个人会沿着西藏路向南走得很远，哪里热闹，哪里就有他。他熟悉西藏路上的每一栋房子，每一条弄堂，每一个门牌号，每一家饮食店，每一家烟纸店，每一家电影院，西藏路桥南面的南京路和市百一店的交叉路口是他经常去的地方。在那特殊的时期里，那里成了传播政治信息的中转站，只要出现新的政治运动高潮，那里肯定热闹非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漫画海报，从房顶上悬挂下来，贴满大街两侧，观看的人群人山人海，到处插满红旗，还有许多人在宣传卡车上高呼口号或敲锣打鼓，这时也是他闲逛最起劲的时候。虽然他看不懂大字报的内容，听不懂口号和人群中议论的各种事情，但他隐约感到这些大字报和议论的背后，可能和爸爸的自杀事情有着某种联系。残酷的现实使这个原本天真的孩子过早地介入了政治，过早地承受了政治的压力，这将严重影响他对世界的认识，影响他今后的人生。

其实，他喜欢来这里还有一个原因，这里有他喜欢学的漫画。面对这些生动形象的漫画，他总是看不够，甚至当场拿出纸笔临摹他所喜欢的漫画，回家后再不断模仿，重新画过。他记住许多漫画的方法，一般是头像大身体小，头像可以画成各式各样的，有些是长长的脸上加个大红鼻子，有些是六边形的脸上长了一双小眼睛，有些是光头大麻子，身体也可以画成各式各样的，有些把身体画成臭虫、蟑螂、毒蛇等。这些反面角色的夸张易懂的漫画也隐含着绘画的基本技巧。他聪明伶俐，很快掌握了这些漫画的要领，为他消磨时光找到了绝妙的方法，也为他今后的漫画或简笔画打下了基础。

居住在西藏北路两侧的孩子，都在附近的小学就近上学。嘉毅上小学了，学校就在西藏北路东侧的甘肃路上。这所小学是由以前土地庙改造而成的，人称“庙校”，学校的正面是一堵青砖大墙，很高很大，中间嵌着漆成黑色的庙宇大门成了校门，外加没有改造过的高高的门槛，孩子们每次进校都要高高抬起脚才能走进校门，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

一种稀奇古怪叫人害怕的感觉。进入校门，正前方的最里面原本是放菩萨的位置变成了大讲台，光线很暗，虽没了菩萨，还是有让人肃然起敬的威严，讲台的两边写着大幅的正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原本善男信女叩头上香的地方成了礼堂，正上方装了不大的天窗，学校开大会时，可以容纳全校的学生。礼堂的两边严格对称，木结构的上下两层，有十几间教室和几间老师的办公室，墙壁空余的地方全是黑板报。不论上课还是下课，学校没有安静的时候，上课时从各个教室传出此起彼伏的读书声响彻礼堂，课间休息时，同学们的吵闹声，在木质地板和楼梯上跑动的脚步声充塞了整个封闭的空间。这样封闭的建筑里，只有在所有学生放学离开之后，才能安静。

学生们每天早晨，在学校外面弹格路的马路上做完广播体操后，按班级顺序进入校门，走进教室上课。同学们每次走进校门，都能看见站在值日老师后面的角落里的一个老头。他微微驼背，一动不动，像一件奇怪的雕塑，总是穿着一件已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工作大褂，走路时整天低着头，满脸胡子，可双眼很亮很有神，黑白分明，带着一种无法让人看懂的奇怪的冷光，全身散发着怪怪的油墨味。同学们在背后叫他老妖怪，低年级同学每当遇到他时，会觉得害怕，常常绕着他走，而调皮捣蛋的高年级学生有时会朝他扔粉笔头，骂他老妖怪，把他当成出气筒。其实，他是专门为学校打铃看门的，负责印刷和收集垃圾，听老师讲他是一个需要劳动改造的人。嘉毅每次看到这个老头，总有一种莫名的不舒服感觉，不论老头的眼神，还是走路的样子，他都不喜欢，迎面碰上也会绕开。在嘉毅离开这所小学好几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这个老头原来曾经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但在他的记忆中只剩下了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每间教室后墙上都有一块黑板。学校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政治觉悟和学习能力，规定四年级以上的班级都要由同学自己出黑板报，每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出一期，不时还组织同学们对黑板报进行评比交流。在同学们中间，出黑板报的工作是一项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因为这不但

需要在黑板上能写出端正的粉笔字和绘出漂亮的报头画,还要结合政治形势自行确定黑板报的内容,这对大部分同学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一般担任这项任务的同学总是拿出看家本领,展现自己的能力,希望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好评。

因为父亲隔离审查、自杀的事情,使年幼的沈嘉毅在学校里从来不敢多说话,不敢出头露面,总是小心翼翼,把自己家庭和父亲的事情隐藏起来,就连每个学期向老师提交减免学杂费申请书,也要避开同学,悄悄地在办公室里交给老师,避免让同学看到,避免同学议论他家里的情况。但这一次,他认为自己具备绘画的才能,可以出好黑板报,就鼓足勇气向老师毛遂自荐,老师安排他和卢蓉、郝予兴两位班干部一起担任这项工作。为了出好黑板报,他们三位同学分头参观了其他高年级班级的黑板报,作为参考,而后又认真开了碰头会,商量确定黑板报的标题、短文和报头画,约定各自回家打一份草稿,以备比较使用。嘉毅特意去了一次南京路西藏路口,临摹了一些他认为可以用来出黑板报的报头画,回家后又找姐姐商量的黑板报的具体内容。

星期六下午不上课,嘉毅和两位班干部来到了学校。虽这两位同学是老师信任的班干部,可拿不出像样的草稿,自认不如嘉毅,只能同意全部采用他的内容,并自愿为他打下手,帮忙用清水擦洗黑板,做了些准备工作,然后就坐在下面看他站在桌子上画画写写。那时期正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嘉毅用的标题是《砸烂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短文的内容基本上按照外面大字报上对“复礼”作了标准的解释,复:为复辟,礼:为封建礼教和旧社会,合起来为复辟旧社会。在短文下面画了一幅漫画:右上方是一个巨大有力的红色拳头,砸向下面的正在手指上苍跟弟子颜渊大讲“克己复礼”的飘飘欲仙的孔子,孔子旁边有一棵在疾风中似乎要倒下的古树,孔子手指上方的克己复礼几个字还用云朵标出,而复礼的“礼”字似乎被红色大拳砸得要掉下来的样子。这期黑板报,不论标题、短文还是报头画,都表现得恰到好处,可以说是精美的组合,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符合政治形势的需要,也完全符合小

学四年级学生阅读和观赏，而出黑板报的水平和能力肯定远远超出了四年级的水平。

嘉毅完成任务后，向卢蓉和予兴介绍了报头画反映出标题和短文的意义，甚至还搬出了《论语·颜渊》中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来丰富他的解释，证明“克己复礼”的万恶。卢蓉和予兴这两位班干部却似懂非懂的样子，无言以对，提不出任何意见，齐声佩服地说：“太好了，太像了。”予兴又说：“这期黑板报报头画特别好，我们肯定会受到老师的表扬。”卢蓉惊奇地问道：“嘉毅，你画得真好，你学过画画？最拿手的是画什么呀？”他答道：“我是在家里没事的时候，自己学的。”他又朝他们看了一眼，不好意思地笑着道，“我喜欢画各种各样的鸡，什么老母鸡，大公鸡，小鸡吃米之类的。”他们饶有兴趣地要嘉毅画来看看，嘉毅走到教室前面，在黑板上先画了一大一小上下相叠的两个圆圈，随后在上面小的圆圈边上加了一个尖尖的嘴巴，又在圆圈中间偏左上方加了一点，算是眼睛，再在下面的大圆圈下方加了两只小脚丫子，一只活灵活现的小鸡画成了。卢蓉在旁边看傻了，叫道：“太神奇了，就这么简单，一只可爱的小鸡就画成了。”嘉毅又在旁边一连画了各式各样的公鸡、母鸡和几只小鸡在吃米。郝予兴佩服地笑着道：“真像，惟妙惟肖，你以后可以画一幅百鸡图了。”嘉毅谦虚地说道：“我是瞎画的。”他不愿意将这些画留在黑板上，让其他同学看见后议论，等他俩看完后赶紧擦掉了。卢蓉急忙上前说道：“蛮好看的，擦掉太可惜了。”嘉毅只是笑了笑，还是不停地擦，直到擦完为止。从此，同学们知道了他们班上有一个会画画的同学。

这一期黑板报不但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而且还得到学校黑板报评比第一名，学校给班级发了奖状。老师高兴地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学校评比结果，说出黑板报的三位同学觉悟高，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参与政治学习，为班级赢得了荣誉，是班级的骄傲。卢蓉和予兴知道这期黑板报全都是嘉毅一手出的，看到自己也获得了表扬，非常高兴，此后心悦诚服地和嘉毅成了好朋友。嘉毅看到同学们都在赞扬他，尤其喜欢他

的漫画,希望和他交朋友,甚至还有同学要和他一起学画漫画,他在班级里的地位迅速提高。一个礼拜后学校组织同学春游扫墓,在虹口公园鲁迅墓前,嘉毅加入了红小兵,戴上了他向往已久的红领巾。这一批新加入的红小兵有五位同学,是他们班上的第三批,如果没有这次出黑板报受到表扬,也许像他这样在班上不起眼的同学,想要加入红小兵可能还要等到以后几批才会被批准。嘉毅暗暗为自己的毛遂自荐成功感到高兴,心想这样的成功并不困难。按照嘉毅的年龄,根本无法理解孔子,无法理解“克己复礼”,更无法理解批判孔老二、批判“克己复礼”,然而,他黑板报中的“砸烂”却得到了学校的表扬,又将表扬提高到政治觉悟的高度,也使他有了成功感。在这样扭曲的教育环境中,在他幼小心灵里,似乎已经植入了如何成功的诀窍和窍门,这样的诀窍和窍门今后还可以为他所用。他对自己说了一句从漫画中看来的林彪说过的话:“谁叫我的脑袋特别灵,爹妈给的么。”

由于在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西藏北路两侧有数个小学,一到放学或者寒暑假的时候,周围的马路弄堂和小菜场全成了小孩玩耍的天堂。成群小孩在玩的时候还划出属于自己的地盘,嘉毅周围的同学将新公房后面的院子作为据点,因为在那里避开了行人的视线,可以胡作非为。这群顽皮的孩子,有着充分的想象力和旺盛的精力,在不同的季节有着不同的玩法。夏天,他们会瞒着家里的人去苏州河边,一边看人家从桥头跳水,一边在河边学游泳,回来后就躲进楼房的公共水箱里洗澡,或者拿着从菜场偷来的西红柿黄瓜爬到六楼房顶上开蔬菜派对,再说房顶也是他们最喜欢的据点,那里是制高点,四周的风景尽收眼底,而且没有任何人干涉。更加捣蛋的是,在对他们不友好的邻居家门口撒尿,欺负小同学,相互打仗扔石头,砸窗玻璃,甚至躲在角落里吸烟打牌。如果自己的地盘有其他小孩进入,就有可能爆发战斗,还有可能流血。这些调皮捣蛋的首领往往是班级里的班干部,他们在学校里是乖孩子、好学生,在校外却是皮大王。

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期中考试上午就结束了,沈嘉毅、郝予兴和几个